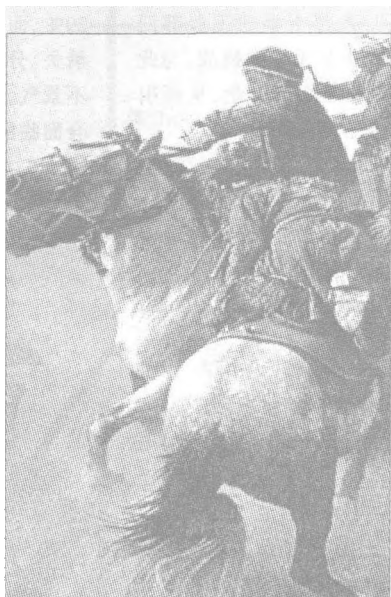


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坎大哈……随着在阿富汗的战事步步深入,关于阿富汗的知识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战争本身,不仅仅是本·拉登或塔利班,人们也想了解这场战争的战场——中亚山地国家阿富汗,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编辑手记

1 阿富汗的底蕴

代《封面话题》序



□撰稿人 执行主编 徐波

高山和高原,贫瘠而闭塞,命运多舛,战事不断,居民聚族而居,笃信真主,骁勇善战——

通常,这就是人们眼中的阿富汗。

然而,阿富汗仅仅是这样吗?

2001年2月27日,塔利班悍然“毁佛”。巴米扬大佛和众多“异教偶像”毁于一旦,却为人们打开了了解阿富汗的另一个窗口——原来阿富汗还有这么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巴米扬大佛只是阿富汗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表现之一。

欧亚大陆的心脏

打开一幅欧亚大陆的地图。你会看到,耸立在一片高山上的阿富汗,几乎不偏不倚地充当了这个大陆的“心脏”。向东越过帕米尔高原(我国古称葱岭)就可进

连,向北就是在历史上被称做“河间地带”(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地带,我国古称乌浒河和药杀水)的中亚腹地。

这样的地理位置,的确没少给这个地方惹麻烦。一望可知,这里必然是个兵家必争之地。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直到目前的所有历史,反复地印证着这一点。

让我们打开史册

翻开史册可以看到,阿富汗历史上的每一次变局,都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相关。

公元前5世纪前后数百年间,与中国春秋战国干戈扰攘的同时,欧亚大陆国际政治的焦点是旷日持久的希腊—波斯战争。阿富汗有史可稽的第一次被入侵,就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新兴的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锐气正盛的时候。波斯人的这次入侵及随后的统治延续两个多世纪,它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盒子,此后,灾难在2000多年间接连不断地光临阿富汗。

打开一幅公元前4世纪的世界地图。这时主宰欧亚大陆的分别是中国(仍然处于战乱之中)、印度次大



开伯尔山口

入中国,向南通过开伯尔山口则直抵南亚次大陆,开伯尔山口在几千里反反复复充当了南来北往的运兵通道。向西与伊朗高原及广阔的西亚地区紧密相

陆上的孔雀帝国、伊朗高原上的波斯第一帝国和希腊世界的继承者马其顿王国。对阿富汗的第二次入侵就在此时降临,入侵者来自更遥远的西方,他就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他灭掉了波斯第一帝国后趁势挥兵东进,目标直指印度河流域,阿富汗及开伯尔山口正是他的必经之地。他壮志未酬即英年早逝,这使他的征战事业功亏一篑,但他的入侵留下的影响却是长远的。



打开一幅公元1世纪的世界地图。此时的欧亚大陆正为几个次第相连的帝国所覆盖:汉帝国、南亚次大陆上的贵霜帝国、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安息帝国和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两汉王朝对北方劲敌匈奴人的几次决定性打击,迫使部分匈奴人西迁,带动了

西域众多游牧民族频繁复杂的迁徙。大月氏人(吐火罗人)的一支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了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阿富汗就在此时被并入帝国版图之内。有一个必须提及的史实是:公元前2世纪后期,就在汉匈战争过程中,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到西域寻找盟友,他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大宛(今费尔干纳谷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地,中国内地与中亚的道路从此贯通。

打开一幅公元8世纪的世界地图。此时欧亚大陆国际政治的主角是唐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即将在欧洲登场的查理曼帝国。唐帝国的安西督护府统辖着包括巴尔喀什湖、咸海和吐火罗(今阿富汗)的广大地区,与正在极度扩张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帝国)迎头相撞。公元751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与大食将领吉雅德·本·萨利赫(Ziyad bin Salih)会战于怛罗斯(塔拉斯,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唐军大败,从此葱岭以西尽属阿拉伯帝国。

打开一幅13世纪的世界地图。此时的欧亚大陆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天下。公元1220年蒙古人征服花剌子模王国(其地以今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中心)的空前惨烈的战争打开了蒙古骑兵通往欧洲的道路,也使阿富汗落入蒙古伊儿汗国帐下。150年后,一个自称蒙



古后裔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从中亚领兵南下远征印度,阿富汗及开伯尔山口又成了他的必经之地,1526年,帖木儿的一个后裔又是经过这条通道南征印度建立莫卧尔帝国,阿富汗成了莫卧尔帝国和亚洲大陆另一个强大帝国波斯第三帝国(萨非帝国)争夺的对象。

蒙古人、帖木儿和莫卧尔人的几次劫掠,对阿富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人民流散、城池毁弃、文明萎缩,阿富汗似乎被抛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直到18世纪中叶,阿富汗人才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但此时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出现根本变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早已开始,英国已经战胜其他西方列强成为印度次大陆的主要殖民势力,谋求向北方的亚洲腹地扩张,而已经完成对西伯利亚的征服的俄国,也正对中亚腹地的几个穆斯林汗国虎视眈眈,阿富汗正处在英俄南北对峙的中间地带,如同波斯一样,它必须时时为自己的命运提心吊胆。不幸的是,它虽然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与英国进行了三次胜利的战争,但到20世纪后半期,它还得与苏联进行一场十年战争,这场战争的阴影迟迟难以消散,直到今天,“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又是以阿富汗为战场的。

线网路上的中继站

但是,这样的地理位置,又使阿富汗成为欧亚大陆多种文明的汇集和传播之地。在这样一个山地国家,曾经存在过这样多不同的文明形态,这是令人惊讶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并没有成为文明传播的障碍。

让人扼腕的是,文明的传播,往往借助了最不文明的手段——征服和屠戮。当然,也有非常重要的例外。

传入阿富汗的第一种开化的文明,是随着波斯第一帝国一同兴起的琐罗亚斯德教(我国古称拜火教或祆教)。它的创始人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琐罗亚斯德。这一教派在今天只有很少的信徒,但它的精神至今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发挥着间接的影响。而几乎在同一时期,释迦牟尼开始在印度次大陆传教,孔子在中国各地宣传他的学说,毕达哥拉斯则在希腊世界开启着精神生活的新里程。深受他们影响的几种文明,在争夺对中亚影响的竞争中,走在最前面的却是地理上相隔最远的希腊文明,它的传播媒介,就是用希腊文明装备起来的马其顿军队。亚历山大不但在阿富汗及中亚其他地区留下一



个个“亚历山大城”——今天人们还能看到它们的遗址，我国古籍曾以“迦毕试国”(Kapisa)、“乌弋山离”(Alexandria)等名称对它们进行了记载——而且，我们至今还能在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片地区的以“犍陀罗艺术”而著称的佛教雕塑艺术中，看到希腊视觉艺术的影响。必须提及的是，这种艺术影响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我们在新疆、敦煌和云冈的佛教艺术石窟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

犍陀罗艺术以希腊化和印度化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表现的是佛教的内容，这一点意味深长。阿育王(公元前3世纪)不仅使孔雀帝国臻于极盛，而且据说出于对自己血腥征战的忏悔而皈依了佛教，从而使佛教大盛于世，在阿富汗境内就有多处阿育王的石柱敕铭，反映了他在此地宣扬佛教教化的事迹。

亚洲腹地不但为教化所被，而且成为佛教东传的中转站。张骞“凿空”西域通道后丝路渐通，丝绸之路也就成了佛教东传的道路，而阿富汗正是丝绸之路的中继站。公元1世纪东汉明帝的使臣越葱岭西入天竺求法，以白马驮佛经四十二章东入洛阳建白马寺，是为佛教入中国之始。此后佛教盛行于中国，并继续传至朝鲜、日本、越南，是为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则经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巴米扬佛教石窟艺术群就是公元4—5世纪开凿的。它的艺术风格已与犍陀罗艺术渐行渐远，并已融入波斯风格，形成中亚独特的巴米扬艺术风格。



不论是巴米扬还是敦煌，都在丝绸之路沿线，这一点不难理解。几百年间，沿丝路东来传法的西域高僧和西去求经的中原佛子史不绝书，7世纪唐代高僧玄奘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他沿高昌、焉耆、龟兹一线西行，越凌山(汗腾格里峰一带)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经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山口)至吐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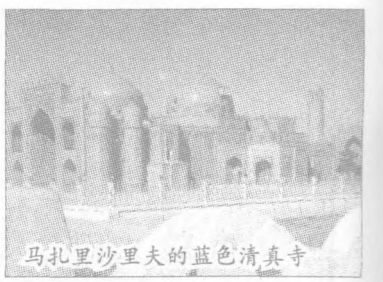
罗(阿富汗北部)，再经迦湿弥罗(克什米尔)至印度。他见证了阿富汗兴盛的佛事，留下了对“金色晃耀、宝饰灿烂”的巴米扬大佛的生动描绘，也在这里追念他的先驱张骞和班超。在五天竺十几年游历求法后，他回程时取道帕米尔高原南部的瓦罕走廊。看他对葱岭(帕米尔高原)的描绘：“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

冰雪，寒风劲烈”。瓦罕走廊(波迷罗川)“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绝无人止”。山形依旧，世事变迁，读玄奘的描述，再看本期几位讲述者的讲述，真令人感慨不已。

还要提到的是：沿此路进入中国的，还有南北朝时的祆教(拜火教)、唐时的摩尼教(明教)和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中国古称景教，在唐都长安留下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穆斯林的冲击波

但此时此处的佛事之盛几乎已接近尾声，因为伊斯兰教已在阿拉伯半岛蓄势待发。阿拉伯穆斯林立刻开始了他们的圣战，北



取拜占庭帝国属下的叙利亚、西人埃及北非，东灭波斯第二帝国(萨珊帝国)，到8世纪中期，旋风般的攻势即向东北方向卷过中亚直逼大唐帝国边境，向东南直抵印度，为亚洲大陆腹地带来穆斯林的第一次冲击波。阿拉伯人所到之处，以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将伊斯兰教强加给被征服的居民，伊斯兰教迅速取代佛教成为中亚几乎惟一的宗教。但逻斯战役后，中国尽失葱岭以西之地，但中国的造纸术等技艺却经唐军俘虏传入西亚，丝绸之路也成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渠道。西北陆路的传播和伊斯兰教各国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商旅的传播，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两种主要方式。

此后的阿富汗和整个中亚，永远而坚定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花剌子模、帖木儿和莫卧儿人都是穆斯林，成吉思汗攻下花剌子模即以进入当地清真寺为象征，而莫卧儿帝国更使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相当广大的地域上永远站稳了脚跟。佛教在它的故乡早已湮灭不彰，次大陆从此开始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永无休止的斗争。

阿富汗，就这样在情愿与不情愿之间，以丰富的收获和惨重的代价，充当着各种文明交锋和交往的前沿和桥梁，为自己积累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但也在岁月风沙和天灾人祸中消耗着自己长期聚集起来的能量，直到沦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历史的旁观者。

从下面这些讲述者的描述中，你还能看到阿富汗曾有过的风采吗？……

